



棲谷紀事

侯雁北

著

這是我對這世界的第一次
在書中撞見那書，二話不說，讀完之後，心裏
滋，那公自世間，點白話文，對周作人，有這書，朱自清，葉平伯的作品仍有
影宅一瑞用拙拙指偏差。
施與轉。我們靜听化手。
那新筆收像多科多家生活，却作名知散整，仰揚平下主星。已從胡
手送印每印每个人心里。古或時文，他自己卻先陶醉在一種艺术享受中

棲谷紀事

LOUGU JISHI

侯雁北

著



李
04年12月4日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图书代号: WX15N03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楼谷纪事/侯雁北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2015. 6

ISBN 978-7-5613-8167-0

I. ①楼… II. ①侯…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
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0134号

楼谷纪事 LOUGU JISHI

侯雁北 著

责任编辑	胡选宏
责任校对	杜伟宜
封面设计	李 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10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167-0
定 价	45.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第一辑 楼谷纪事

- 碧血红叶 / 003
全家福 / 025
阶大夫·易大夫 / 031
兔生与淑女 / 036
你吃石头了? / 041
哭出来的副组长 / 046
粮债 / 053
悔 / 068
香花与毒草 / 076
一个结巴的死 / 082
一次迟到 / 086
0.5 / 090
囤儿接班 / 096
外调手记 / 106
一瞬不视 / 113
爷爷的叮嘱和呼唤 / 125
苦苦等 / 133

第二辑 南窗忆旧

- 祖母与观音 / 145
椿树 / 148

母亲给了我什么？ / 151

纸糊的运动帽 / 157

《秋草图》记 / 162

押了一回车 / 164

师情偶忆 / 166

晨梦·午梦·夜梦 / 177

地弟 / 180

地弟续篇 / 183

悼念居谦 / 185

人必须站着 / 191

怀念邻里 / 194

小张和阿敏 / 198

阿敏续篇 / 204

丐忆 / 206

地蜘蛛 / 211

黄鹂 / 212

远游 / 213

驼崽 / 214

故事 / 215

回忆马戏团 / 217

门前小路 / 220

我的拐杖 / 222

养猫·读猫·写猫 / 224

猫科的未来新品种 / 228

现代讠告赞 / 230

“他日知情有几人？” / 232

渭北农事 / 237

第三辑 阅读漫笔

人类进步向上的阶梯 / 253

最喜欢藏书和读书的中国人 / 255

死囚的遗书 / 257

读“无字书” / 259

不能只写不读 / 261

“用耳朵阅读” / 263

知“入”知“出”与阅读速度 / 265

书痴·书癖·书淫 / 267

思无辍时 / 269

“三余”和“继晷” / 271

点燃灯盏的道理 / 273

“定量”与“有恒” / 275

“点睛”之笔与“识睛”之眼 / 277

博·熟·活 / 279

“牛嚼”与“鲸吞” / 281

提高品“味”能力 / 283

成见是鉴赏的大敌 / 285

由“入手书”开始 / 287

阅读距鉴赏有多远？ / 289

猜不透的艺术魅力 / 291

神秘而不神秘 / 293
一种心理作用 / 295
无情的算珠 / 297
不要满足于故事的离奇曲折 / 299
白居易为何泪最多? / 301
阎立本的“耐性” / 303
区分“偏爱”和“偏见” / 305
一个对号入座的公案 / 307

后记 / 309



第一辑 楼谷纪事

有山谷、河谷，也有楼谷。楼越高，谷越深，人越多。这是平凡的世界，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发生着各式各样的事。从这里走过，留下了深深的脚印；由这里望去，要关爱每个人和身边的一切，画最新最美的画，成就壮丽的人生！

碧血红叶

一大早，我就准时打开李斐华图书馆大门。门一开，我们的两位忠实读者就来了。他俩比负责借阅图书的女馆员——徐亚珍还到得早。我看看门卫室的电子钟，正是七点五十。徐亚珍是不会误时的。她的时间观念很强，从不迟到早退。我们图书馆没有生活用房，她住在距这儿很近的舅妈家。她常说她要对得起自己的爷爷，更要对得起李爷爷。她为自己定的规矩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埋头苦干。

接着我便打扫院落。秋天来了，院里的两棵老枫树，每天都要落些半黄半红的叶子。馆长说这是两棵鸡爪枫。我的职责是看门和搞卫生，必须把鸡爪枫落下的叶子扫干净。连徐亚珍也发誓要对得起李爷爷，——她的李爷爷就是我的伯父，她要对得起李爷爷，我能不对得起伯父吗？

我正扫着院子，徐亚珍果然来了。时间只差五分就是八点。

徐亚珍快速地踏上二楼，打开了图书借阅处的小窗户。

我打扫完院子，便去擦洗上下楼的扶手。正擦洗着，听见楼上有人吵了起来：

“这书我一直借，你为啥要借？”

“这是你的书吗？你能借，我也能借！”

“我做笔记！做研究！”

“我也做笔记！做研究！”

徐亚珍从中调解：“你俩别吵！好好协商协商。”

“没商量的，他能借，我也能借，这图书馆不是专给他盖的！”

“你一直读小说，这是一本药理学，你读得懂？”

“你能读懂，我读不懂？”

“你个神经病，你能读懂！”

“谁神经病？你才神经病！”

徐亚珍又从中调解：“别吵！再吵，谁也不借！”

“不借？我不是读者？我不是云龙县人？”

“我不是云龙县人？我不是读者？”

他俩又一齐质问徐亚珍。徐亚珍为难了，站在楼道口喊我：“李师傅，你上来一下，请你调解调解！”

徐亚珍在馆里一直称我李师傅。

我提着抹布走上楼去。徐亚珍还是个姑娘，她确实无法对付我们的这两个最忠实的读者。

我得先了解一下情况。

这两个读者，一个叫郭大川，一个叫牛向学。郭大川前些年高考落榜，一心想当作家，这几年白日整天在这里读小说，晚上便开夜车爬格子。听说他已写了不少作品，也向几家报刊投了稿，但却一篇也没发表出来，这便变得神经兮兮，连走路也撞过电杆；一次一辆卡车在他身后不住地响喇叭，他似乎根本没听见，急得司机跳下车来，将他拉在大路一旁。他站在大路旁像个木头人，呆呆地望着大卡车开走了，却想不明白那司机为什么要拉他。牛向学对中医钦慕已久，这两年一直在我们这儿抄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据说已抄了三大本，都装在一个蓝色布袋里，他每次来我们图书馆，手里都提着那布袋。蓝布袋已变得油腻腻汗腻腻了。郭大川投稿不中，现已心灰意冷，昨晚才下了改学中医中药的决心，今天也要借《本草纲目》。

我对牛向学说：“你也读读《千金要方》吧，那是药王爷孙思邈的名著。”

“我还没把《本草纲目》读完，不读《千金要方》！”

“这两部名著你结合着读。单日读《千金要方》，双日读《本草纲目》。……这样有好处！”

牛向学勉强同意了，向我点点头。我问徐亚珍今天是几月几日，

她说：“公历10月31日，农历十月初三。”

我对牛向学说：“公历、农历都是单日。好日子，好日子！今天你就借《千金要方》，明日再借《本草纲目》。两部名著参照着，对你大有好处！”

矛盾解决了，徐亚珍对我笑一笑：“谢谢李师傅！”

我又下到一楼擦洗扶手。一楼的两间报刊阅览室来了几个老年读者。他们把最新的报纸翻了翻，见多是证券、楼市、体育和贪官落马方面的消息，便拄着拐杖走了。

李斐华图书馆一下子恢复到平日的宁静。

李斐华是我远在海外的伯父。这图书馆是他十二年前回国探亲时为县上先捐款后修建的，也是以他的姓名命名的。

二

为了修建这个图书馆，我和县上的两届领导，整整扯了十年皮。伯父走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及时向他汇报图书馆修建情况。他说会上决定我有代表捐款人督促过问工程进度、质量的权利和义务。图书馆建成之后，我可以做馆里一名看门人兼清扫工，伯父少年时代的老同学徐启之伯伯的孙女徐亚珍，可以做一名普通馆员。我们的工资都由伯父连同捐款一次交付。伯父让我做看门人兼清扫工，是因为我们李家在国内只剩下我这个独苗苗了，前几年劳动时又伤了两条腿，不能再干重活，生活上困难很大。伯父要徐亚珍做一名普通馆员，是因为他原想让徐启之伯伯做馆长，——徐伯伯在我们县是很有学养的人，但徐伯伯坚辞不肯。他说他已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多年，身体又不大好。他请县上考虑，能不能让他的孙女徐亚珍在图书馆建成后做个一般馆员。他说这丫头已从高中毕业了，再上学家里肯定供不起。伯父听了这些话，就在捐款中加了十二万元，说我和徐亚珍就算是他的雇员，这十二万元也许够我俩挣一辈子，不许我俩因工资为县上增加财政负担。

为建这个图书馆，伯父究竟为县上捐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外界人士有说一千零十二万的，有说两千零十二万的。十二万这个数字我记得很准确，因为这是我和徐亚珍的工资。我们这工资，当然也由县财政局管着，图书馆建成

006 后，我们正式上班后，和其他员工一样，按规定逐月领取工资。

让我痛心的是，伯父为了照顾我这双受伤的腿，却苦了我这双受伤的腿。

我已说不清为了和两届县领导扯皮，我往返在我们村县之间，一瘸一拐跑了多少趟。从我们村到县城，往返八十多里。一趟八十多里，十趟八百多里，二十趟一千六百多里，中间还要翻山、蹚河。我大约每年的每个季度，都要去一趟县城。这样计算，我每年奔波的里程大约是三百二十多里，十年就是三千二百多里，当然比二万五千里长征差得远。但我记得有人说，古时从西安到兰州，共有十八个马站，也就是一千八百多里。这样计算，也就是说，十年来我迈着一双受伤的腿，几乎等于从西安到兰州，或从兰州到西安，差不多是打了一个来回！

这十年中，值得记述的事很多，几天几夜也难说完。下边只挑重要的说说吧！

第一次进县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那是伯父回国探亲后的第二年。记得是个夏天的中午，我好不容易赶到县政府，孟县长刚刚开完会，我在会议室门口见到他，他身后跟着个年轻人，替他提着皮包，端着茶杯。我说，孟县长，我想问问那件事。孟县长上下打量了我好一阵，问我，你们村上没村长？乡上没乡长？区上没区长？什么大不了的事，跑到县上来找我？……哦，他已不认识我了！这也难怪，因为前年他和书记、统战部部长、招商引资办主任、城建局局长陪同伯父参观我们县唯一的新农村时，我尽管紧紧地跟在伯父身后，但那天我却是穿着一身新干部服的，脚上也是蹬着一双新皮鞋的。而这天，我却一身农民打扮，脚上也是一双土布鞋；浑身上下还有苞谷花，鞋上还有田里的泥土，县长自然不认识我了。咱算老几，不认识也罢，但他不该忘了伯父捐了那么多钱修建图书馆的事啊！

说起那身干部服，尤其是那双新皮鞋，我心里不由得又来气。

伯父回到县城的前一天，县里就有两个干部来我们村子。我们村叫李家寨。我正在家里起羊圈。来人将我从羊圈喊出来，问伯父的老宅子现在怎么样，我说早就墙倒房塌了。问我们李家的祖坟现在怎么样，我说学大寨时，祖坟早平掉了。接着他们便接我到县城，坐的是他们开来的小车。村里人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到了县城，听说伯父晚上还要在省城做场报告，明天一早才能

回到县里。县领导要我住在县委招待所。晚上，一个干部抱着一身崭新的干部服，提着一双崭新的黑皮鞋，要我立即换上。我将皮鞋放在床下，将干部服穿在身上试了试，长短肥瘦倒挺合适，只是衣领太硬，箍着脖子，使脖子转动不便。那干部一再叮咛我：“明天一定将皮鞋穿上！”我答应他：“穿上，一定穿上，咱也开开洋荤，耍耍阔气！”

第二日我穿上那皮鞋，便觉得太大，脚在鞋窝里哐里哐啷的，一抬步就掉，一抬步就掉。去新农村参观时，我一直挺着脚掌走路。我的腿受过伤，脚掌一鼓劲，腿就抽筋；脚掌不鼓劲，皮鞋就掉。去新农村，来回都坐着小车，只在那村子转悠了一周，我的脚面就磨出了水泡，脖颈也被新制服磨得难受。

孟县长终于想起伯父捐款建造图书馆的事，要我去和城建局局长谈一谈。

城建局局长强调了很多困难，主要是伯父当年主张要把图书馆建在文昌阁旧址。文昌阁是伯父少年时代的母校。文昌阁现在已没了什么古建筑，只有两棵古老的枫树。麻烦的是紧挨文昌阁有几家“钉子户”，其中就有赵书记和孟县长的私宅。这几户如何拆迁、重建和赔偿，包括旧县城如何改造，开了几次会，一时不能决断，修建图书馆的事，也就这么一直悬着、摆着、搁浅着。

我问伯父的捐款到位没有，城建局局长说钱早到位了，只是“钉子户”问题无法解决，旧城改造规划做不出来。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进县，哪位领导也没找见，不知他们到哪儿开会去了，或参观学习去了。第四次好不容易找到赵书记，赵书记自然也不认识我了，他甚至连我伯父的名字也忘了。我从衣袋里掏出徐伯伯请省城一位著名书法家题写的“李斐华图书馆”牌匾字幅让他看，他好像才想起这件犹如隔世的事。赵书记的健忘令我惊奇。我提醒他，伯父回乡那年，赵书记曾先天夜里问我伯父最喜欢吃什么，我说伯父出国前我还没有出生，连他的面也没见过，压根儿不知道他的饮食嗜好。赵书记当时还启发我：听没听爷爷奶奶说过什么？我这才想起爷爷奶奶曾说：伯父年轻时最喜欢吃浇汤烙面和石子馍；可是那时他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一次浇汤烙面，过端午节时才能吃一块石子馍。根据我提供的这点历史背景，那晚县委招待所才请了会摊烙面和会打石子馍的人，整整忙了一夜！赵书记那晚还一再叮咛我：明日见了伯父，绝不能说墙倒房塌和平了祖

008 坟的事，并强调这关系重大！第二日伯父在招待宴会上几次说他几十年再没吃过这么好的饭了！我一直没说墙倒房塌和平掉祖坟的事，为国家顾全了大局……经我说出这些细节，赵书记这才从他杂乱的记忆库里，翻检出这宗陈年老账。但他没有向我透露任何有关修建图书馆的信息。和孟县长相同，他也要我去问问城建局局长。

这次，我没找见城建局局长，局里的人说他到深圳参观去了，学习有关城市建设的经验去了。我想，云龙小县，只有东西两条街，早年间还有城楼的时候，东城楼的人喊话，西城楼就能听见；现在城内人口还不上万，参观就是参观，旅游就是旅游，学人家什么经验呢！

后来等我再去县里，赵书记和孟县长已经调离，新来的刘书记和张县长，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为伯父在国外既那么有钱又那么有名而吃惊。他们问我，你伯父捐了多少钱？我只能说出伯父为我和徐亚珍预付的工资——十二万元。刘书记和张县长听了都很泄气，异口同声说：“十二万？十二万能干什么呢？”我说十二万只是我和徐亚珍的工资，前边不知还有几百万，也许是八百万，九百万，或者整整一千万。他们这才睁大了眼，互相对视着，跟斗眼鸡似的。从他们的眼神我看得出，他们怀疑这笔钱到底干了什么，这笔钱现在到底在哪儿，他们好像也要对这笔钱打点什么主意！

刘书记和张县长的怀疑，也引起了我的怀疑。六年过去了，伯父的捐款到底干了什么？到底存放在哪儿？单利息恐怕也不是个小数字！但我该去问谁呢？谁又肯向我说明真相呢？

伯父最近来信要我给他寄一张图书馆照片。伯父说他年事已高，不可能再回国了；他只想看看照片！但六年过去了，图书馆还是镜中花水中月，我该到哪儿拍这么一张虚无缥缈的照片呢？

三

时间又过了两年，我又去了一趟县城。这次我没有找刘书记和张县长，我找了已经退休的前任统战部部长。因为近几天，我想起了他在欢迎伯父的会上那段慷慨陈词：“我们的海外侨胞是热爱祖国的，情系家乡的，祖国的建设离

不开他们的支持和关心！……我们同为炎黄子孙，共同的血流在我们体内，共同的血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伯父和县领导签订协议的会我和徐伯伯没有参加。我在招待所休息室听到隔壁的会议室传来统战部部长这段感人的讲话。我一直认为他的话发自肺腑！

我向统战部部长说，伯父向我要一张照片，但我不知道图书馆到底动不动工，什么时候才动工，县上既然接受了伯父的捐款，图书馆为什么总迟迟不动工呢？统战部部长说，李斐华博士当年捐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振兴科技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他认为我们国家之所以还赶不上西方先进国家，主要在于明清以来，科技文化事业落后，近些年又使传统文化遭到了很大破坏！而当时的赵书记和孟县长，却一再强调县上亟须修一条公路，架一座桥梁，办一个或两个果汁厂。双方的目的不一致，各持己见，会虽然开得很热烈，接待周到，情感融洽，那只是怕捐赠者把数字往下压。书记县长们知道，这数字在他心里藏着，给多给少，他的情绪、兴趣起着重要作用，和血压计上的水银柱一样，可以忽高忽低。因了以上缘故，李博士走后，捐款尽管如期到位，但领导人的心却凉了，——“竟然只资助建造一个图书馆！可见这博士也只是个书呆子。这时代，谁还需要读书呢？谁还需要做个蛀书虫呢？”思想意识的不同，便使事情搁置下来，一直拖到现在。那笔捐款我估计是没有人敢怎么、怎么的！……

前任统战部部长最后说，最近听说，又开会讨论了一次，也许下半年就会动工，馆址的选定自然要尊重博士的意见，——未来的图书馆必须建在文昌阁旧址，那里有两棵老枫树，那里曾是李博士少年时代的母校。

前任统战部部长要我下半年再来县城一次。他说那时你虽照不到一张新馆照片，起码也会照张工地施工照片。我说，伯父快八十岁了，只怕那时……

我说这话时，只觉得鼻根酸酸的。

到了下半年，我又来到县上。这次，我没找任何领导，只去了文昌阁旧址。伯父捐款修建的图书馆终于动工了，工人们正在处理地基。见一位师傅手里拿着几张图纸，我问他这建筑共有多少平米， he 说是1150平米。我记得原来商定的是2410平米，怎么要减少一大半呢？我问这建筑是几层， he 说是两层。我记得原来商定的是四层，捐款数字也是按四层、2410平米核算的，还包括砌

010 一圈围墙，盖几间生活用房，制作书橱、桌椅在内。按当时的核算，这些项目都完成了，还会结余二十多万元购书费。现在怎么会拦腰砍掉一半呢？是不是余下的，准备全部转为购书费呢？

我不会拍照，也没请人拍张工地施工照片。我只在这工地呆呆地站了好一阵，从内心深处祝我远在天涯的伯父，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好好地活着，耐心地等待我把图书馆照片向他老人家寄去！

日将落时，我便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只觉得双腿很痛。回家时，我经过了咱们县唯一的新农村。这新农村现在已不是很新了。伯父那年返乡时，参观的就是这个村子。那天，伯父在这村子看见一个弯斜着的拴马桩，曾用手摸了摸那顶部的小狮子，说这可是个好物件，距今最少也有三百多年！在这村子西头，伯父还看见一根断裂了的铁旗杆，曾问徐伯伯，关于这铁旗杆有什么故事。徐伯伯说，相传这村子原为老子炼丹处，明嘉靖年建有老君庙，后焚于火。铁旗杆原是好好的，后来不知怎么断裂了（其实徐伯伯知道这铁旗杆是那年大炼钢铁时被砸断的，只是他当时头脑还算清醒，并没有如实地这么说）。伯父说，那这就是李游村了，距我们村是很近的。从县上到李游村，原是要经过我们李家寨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见到李家寨？当时陪同伯父的县领导，都佯装没有听见伯父这句话，我和徐伯伯也佯装没有听见伯父这句话，谁也没有回答他的提问，都做王顾左右而言他状。因为那天，他们舍近求远，是故意绕开了李家寨的。舍近求远的目的，我和徐伯伯心里很清楚。那天，徐伯伯也是由县上领导特地邀到县上陪同伯父的，因为伯父少年时代的同学，那时在云龙县只剩下徐伯伯了。他俩自小就很要好，又是同年同月所生，几年间同坐在一张书桌上，同睡在一个被窝里，真是情同手足！那天，在那根被砸断的铁旗杆旁，伯父和徐伯伯共同照了一张相。在他们一起合影时，我见伯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老人家那年整七十岁，头上戴着顶浅灰色西洋帽，穿一身咖啡色西服，胸前垂着一条淡蓝领带，皮鞋是褐红的，擦得油光锃亮。徐伯伯也穿着由县上令其换过的干部服，他说他脚上长着鸡眼疮，那天没穿县上先天夜里给准备好的黑皮鞋。在他们两位老同学合影时，我觉得伯父比徐伯伯最少也要年轻二十岁；一个满面蜡黄，色若死灰，一个红光满面，神色飞扬……